

THE LIFE OF SIR ARTHUR CONAN DOYLE

阿瑟·柯南·道尔

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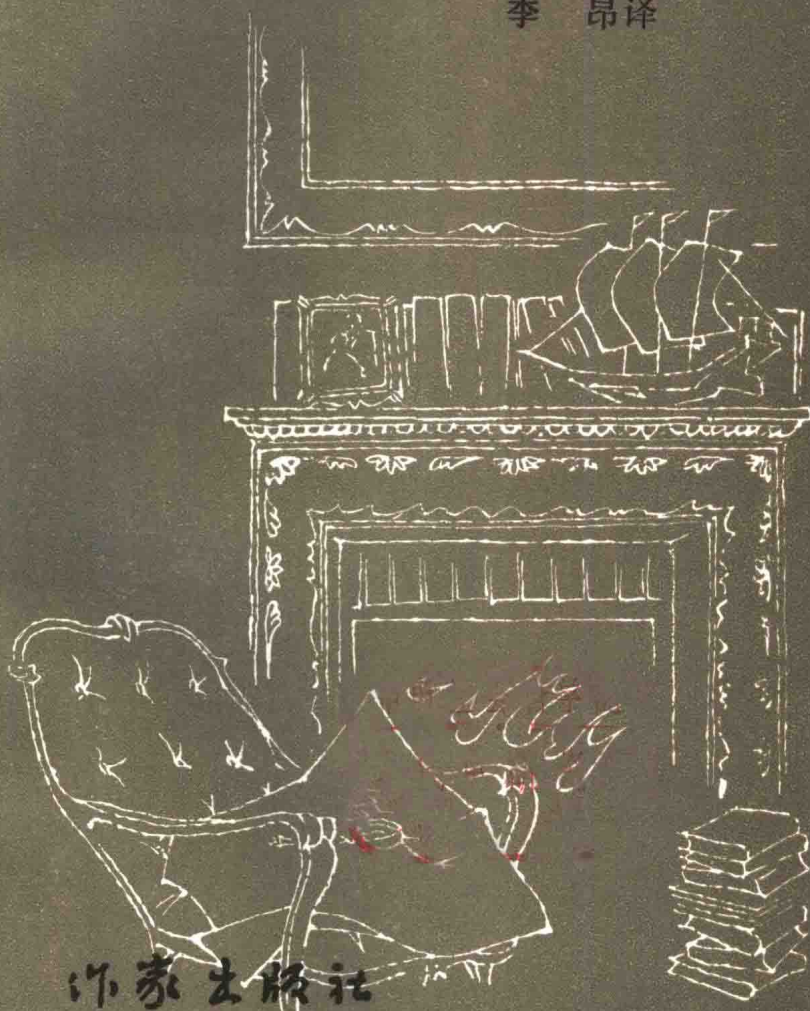
(美) 约翰·迪克森·卡尔著
季昂译



(美)约翰·迪克森·卡尔著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

季昂译



作家出版社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
〔美〕约翰·迪克森·卡尔 著
季 昂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插页：3 字数：278千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统一书号：10248.064

定价：2.35元

106284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

Jefferison Road.

Nov 11 1911.

Dearest mam -

I have done five of the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of the new Series.
They are 1. 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 2.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3. 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 4. The Adventure of the Engineer's
Thumb 5. 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柯南·道尔给他母亲的亲笔信

柯南·道尔的叔叔
在柯南·道尔五岁时给
他画的肖像。



前 言

“他非常害怕销毁文件，特别是那些与他过去办过的案件有关的，”华生医生这样写道：“但每一、两年他都要集中精力从文件上摘录一次提要并加以排列……日积月累，他的文件就只见其增加，弄得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他的手稿，不但没有烧掉，而且除了他之外，谁也没法收拾。”

华生医生说的似乎正是创造了他的那个人。在温得尔斯罕姆，当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于一九三〇年去世时，他那挂着红窗帘的书房以及整个住宅里都堆积着这样大量的材料。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就这些材料作了摘要并顺序排好。因为这样，还因为所掌握的材料中的多数从来没有出版过，所以传记作者不得不先说几句话。

这是一部冒险性的传记，有时甚至是类似情节剧的传记。如果用灰暗的色调描绘或者抑制事件发展的高速度，那就会歪曲了主人公的形象。但是，请不要因为本书是以类似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就设想它是“小说化的传记”。

事实是不能变动的，因为当初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比如，书中柯南·道尔所说的话都是从他的信件、记事簿、日记或者经过证实的有关他的新闻剪辑和信件中摘出来的，是他自己的语言。再如，书中描写某一房间里的家具或者在雷雨中出现的某种景象，或者写到他在戏单子上潦草地记下一

件事，都是有据可寻的，

所有重要的信件和文献的日期都列在正文中，它们的来源请见参考书目(中文本略去——译者)。只有通信才能表现早年的生活气息(有一千五百封写给他母亲的信)。记忆一模糊就会弄不大准。在回溯既往时，连人的传记也会是模模糊糊的。但是，他的话的感情就藏在那些旧文件里，表现的是他体内血液还在涌流时的感觉。这是实实在在的。他的母亲、他的弟弟因尼斯、他的妹妹洛蒂、他的儿女、特别是已故的吉恩·柯南·道尔夫人用心地保存了这些信件。

本书完全没有涉及早年的情况。我必须向艾德里安·柯南·道尔先生表示最大的谢意，他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帮助我，不然的话，我就无法完成任务。我还要用差不多同样的心情感谢丹尼斯·柯南·道尔先生和玛丽·柯南·道尔小姐。

我衷心感谢朴次茅斯中央图书馆的H·萨金特先生，他提供的会议记录使我们能够对华生医生进行了验证；我的老友、继格林霍·史密斯任《海滨杂志》编辑的里夫斯·肖先生，他提供了给格林霍·史密斯的一些信件；雷金纳德·史密斯夫人，她的丈夫在史密斯—艾尔德公司时与柯南·道尔关系密切；R·卡斯卡特·布鲁斯医生和W·E·卡奈基·狄克逊医生，他们两位都是约瑟夫·贝尔的熟人。还应当感谢霍姆·戈登爵士；阿瑟·J·伍德罗夫中校；C·W·赫恩先生；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罗纳德·R·B·班纳曼先生；阿瑟·格里菲斯少校的侄女巴巴拉·C·温泽夫人；G·J·邱毕特先生；J·诺理斯·埃文斯先生；G·哈科特先生；巴锡尔·戈托先生；里昂奈尔·贾尔斯先生；戈瑞尔勋爵；还有所有曾经

友好地提供资料和建议的记者先生们。

但是，比他们都重要的是档案馆的支持。它收藏了真实的历史之声。如果说H·G·威尔斯高兴了，或者国王爱德华第七在餐桌上定下了法律，或者威廉·J·彭斯提出了一部侦探小说的情节，那我们也还都能听得见。我们主要叙述的是柯南·道尔在一八六九至一九一九年的生活。我只不过做了编辑排列的工作而已。

约翰·迪克森·卡尔

目 录

前 言	(1)
1 传统：金豹	(1)
2 学究：不露面的教师	(14)
3 冒险的性格：知难而上	(30)
4 外科医生：可敬的大礼帽和手稿	(51)
5 幻想破灭：逐渐淡薄的梦	(67)
6 日出：侦察成功	(90)
7 悲剧：我们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	(111)
8 背乡离井：波拿帕特的战士和伊斯兰教托钵僧	(129)
9 风流韵事：吉恩·列琪	(145)
10 警告：南非洲草原上的号角声	(163)
11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一个时代的结束	(185)
12 荣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谎言”	(209)
13 进退维谷：斗士拒绝接受爵士封号以及这一 行动的后果	(223)
14 探索：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疑问	(240)
15 侦探：大维尔利探索	(256)
16 田园牧歌：温得尔斯罕姆以及舞台插曲	(281)
17 幻想曲：体育活动、胡须和谋杀	(302)
18 阴影：危险临头！	(321)

19	盛大的巡游：成功的顶峰·····	(336)
20	混乱：探索结束·····	(355)
21	讨伐：最后一战·····	(369)
22	开端·····	(393)
	尾 声·····	(408)

1 传 统:

金 豹

一八六九年夏季的一个下午，在爱丁堡赛恩尼斯山街三号的厨房外厢那间擦拭得锃光瓦亮的餐厅里，有一位接近中年的绅士坐在他画的水彩画旁边，回想着二十年来的事。

他身材修长，留着垂到胸前的银白色胡须，前额覆盖着浓密的鬃发。他相貌出众，相比之下，他的风度就显得腼腆谦虚了。他身穿绅士派头的衣服，但显得很寒酸。那是他的妻子尽最大努力裁制出来的。只是在他转眼看着厨房时，别人才能看出，他的眼光中含蕴着的幽默感和洞察力能穿透街门，一直散布到远处。

光线暗得不能作画。整个爱丁堡上空，东风刮得雾气弥漫，细雨下得叫人心烦。这个穿着镶边长外衣的人放下了画笔。他很小心，为的是不让颜色溅落到玛丽的优质橡木餐厅家具上去。他可不是因为光线不好而放下画笔的。通往邻室的门半开半掩，他的妻子在隔壁刷炉条的底面，他听得见炉刷碰击炉条时发出的“砰、砰”的声音。她正在给他们那十岁的儿子阿瑟定什么规矩，刷一会儿就停来说几句话。

“乖孩子，当我得知你的法语水平经霍德帮助而大有提高时，我真高兴，”玛丽说。他能想象出她举起炉刷那种感人的形象。“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咱们着手学习另一门同样

重要的课程吧。”

这话使查尔斯·阿尔塔蒙特·道尔回顾了他的前半生。

他想起，二十年前，他从伦敦来到一个位于绿色田野中的火车站。他出身名门，是最小的儿子，人们都认为他前途无量。他曾被任命为罗伯特·马蒂孙先生（设在爱丁堡的王国建筑工程部的首脑）的助理，一开始的年工资是二百二十英镑。可别闹错了，是一开始！查尔斯·道尔的职业是建筑师，他认为他的责任将主要是在建筑方面。这个职业能给他留下足够的空间时间，可以尽情地在绘画方面发挥天才，就象他那些在家乡的哥哥们一样。

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设计：神圣的、滑稽的、稀奇古怪的。他在爱丁堡热切地进行探索，常给他父亲写长信，信上还画着钢笔速写画。他对建在岩石上的灰色城堡印象很深；也被凯南门那些即将倾塌的高大建筑物所吸引，他说，“如果喜爱美景的人们闻不到气味，那么（凯南门那些建筑物）就是他们的天堂。”但霍利鲁德宫的外貌却引起了他的反感，他把那个宫比作监狱和疯人院。

他所遇到的人（多数是善良的天主教徒）都喜欢这个羞怯的年轻人，他也同样地喜欢他们。然而，苏格兰性格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却使他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

第一次在爱丁堡过新年前夜的情景是他长时间难以忘怀的：人们一本正经地喝茶、谈论宗教，一直到午夜；然后，整个爱丁堡象忽然醒了一般，变得象喝得酩酊大醉的人那样。到两点钟时，大街小巷都无法通行，完全是传说中的魔鬼聚会日那种景象。不知从哪里成群冒出来的那些神秘的高地人还在麦克唐纳夫人的客厅里跳足跟舞。查尔斯答应护送

两位少女回家，可又有点担心。

“尊敬的阁下，”他的朋友麦卡锡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护身棒——好象护身棒同大礼帽和紧身裤一样，是绅士们的衣着的一部分似的，对他说：“尊敬的阁下，拿着这个。我还有一根。”

“你的意思是说，打他们？”

“尊敬的阁下，当然啦！谁要是想袭击，我们就敲碎谁的天灵盖。我毫不怀疑，能把女士们安全地护送回家。”

到一八五〇年八月末，出了一件真正的大事，把他全部的爱国热情鼓动起来了。多数的工作都落到他一个人的肩上，这是真的；月复一月地为小事操心，做的是折磨人的准备工作。十八岁的他兴奋得根本想不到这些，因为女王和艾尔伯特亲王要带着儿女到爱丁堡访问。

他赶到霍利鲁德宫的屋顶去监督升旗。从房顶上，查尔斯·道尔看到从远处逐渐接近的队列。穿着紫红外衣的护卫骑兵冲在前面开道。山上聚集了大量的群众，他们手里拿着手帕，使山上发出一片闪烁的白光。当队列走过来时，他们高声呼喊，表示欢迎。由皮毛极为光滑的马牵引的御舆驶入霍利鲁德宫的庭院。当时，查尔斯认为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面色赤红，一定是身体不适”。可是，她不用别人扶持就灵活地从车上跳了下来，而礼炮的回声还在城堡的岩石间回荡。

然而，在早年，查尔斯·道尔被不时发作的乡愁所折磨，他无法使之平息。他渴望见到他的父亲、他的三个哥哥和他的姐姐安妮特。哥哥理查（即“迪克”·道尔，是《笨拙》杂志的首席画师）每来一封信都使他在孤寂中听到“狄

克”的慢吞吞的说话声。

他问：“你怎么能在那些苏格兰佬中间生活？”狄克是个老练的交际场上的人物，却精心装出相信这种说法的样子：苏格兰的人都是索尼·宾的后人，到现在还住在山洞里，吃生番的肉。

狄克写信说：“我敢说，你听威廉斯先生说过，史密斯—艾尔德公司请我赴宴，为的是见一见《简·爱》的作者。她叫勃朗特小姐，大约三十岁，是个纤巧聪慧的妇女，他父亲是约克郡的牧师。萨克莱也受到了邀请。”

在这封信里，他还说：

“我想，是在你到苏格兰去以后，埃文斯要我参加一次报商慈善会的餐会。查尔斯·狄更斯是主持人，他的讲话得到大家的称赞。拉克、菲兹、莱门、雷还有很多人都在场。这一班人和彼得·坎宁安先生后来同狄更斯一起到舰队街的彩虹酒馆参加一个酒会，待到深夜才散。”

这真是涂脂抹粉，是上流社会的智慧！然而，对查尔斯来说，这样的信却能在他的想象中更生动地勾画出他那直背挺胸的父亲——约翰·道尔的形象。

在海德公园剑桥台十七号，政治漫画家之王约翰·道尔庄重地坐在发亮的窗户和银花盆之间。他长得非常象威灵顿公爵，因而每当他骑马在公园经过必定有人向他敬礼。他的儿子们管他叫“约翰勋爵”或者“总督”，但当着他的面不这样叫。

这位约翰·道尔是爱尔兰天主教地主中的上层人士，是从一座被世代代反对天主教的刑法所摧垮的庄园来到英国的。他的家族起源于古诺尔曼人时代，在十四世纪中期以前

就得到过爱尔兰的封地。他本人是个画家。他来到英国时，手中只有三件世俗的财产：一幅凡·代克的画，有人要买，他不肯卖；几块十七世纪的家族牌；还有一副供合成家用药品的杵臼。当时是用这些不协调的东西装饰房间的，可是，以后的世界却大为改观。他用H·B这个笔名发表漫画，含义尖刻，笔调细腻，以锋芒毕露的机智使整个伦敦城折服在他的脚下；要知道，当时其他的漫画家把某些知名人物画成从楼梯上摔下来的臃肿的小丑就算是可以的了。约翰·道尔不大愿意用这种方式画他的政治对手，他宁愿抓住自己的一位客人（比如说，已故的沃尔特·司各脱爵士），在餐间辩论之后把他扔到楼下去。

他的妻子玛丽安娜·柯南已经去世。他的四个儿子——詹姆斯、理查德、亨利和查尔斯都身材高大。他把他们培养成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教会他们画画。“总督”真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外人有时不明白，在约翰·道尔那庄严的姿态背后，怎么能潜藏着这种敏锐的艺术感和讽刺的微笑呢？他的画里面有一种古怪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对他的儿子查尔斯的水彩画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进而得到发展。

在爱丁堡，查尔斯的乡愁却被一扫而光。一八五五年，查尔斯·道尔和玛丽·福利小姐结了婚。

新娘只有十七岁。她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遗孀的次女，十二岁时就被送进一所法语学校学习。查尔斯几乎从一开始就租她家的房子住，在她家入伙。她回来时已完全长大成人，使他倾心。他说她“轻率”。她确实有生气，小巧玲珑，灰眼珠，秀发从中间分开梳向耳后，一切举动都充满了爱尔兰的魅力。

真正的苏格兰主妇们如果得知这位少女是学法语的、而她的业余爱好是研究纹章学，一定感到十分惊讶。长得漂亮而有这种奇特的嗜好！但这是从她的天性深处涌出来的：对门第有强烈的骄傲感，挣脱了贫困，诉说的时候热泪几乎夺眶而出。

她挺直了五英尺一英寸的身躯，说道：“我承认，道尔家是源远流长的，而我们则是封建贵族的后代。”

然而，她又说：

“请注意，我的母亲没出嫁之前叫凯瑟琳·派克，是滑铁卢战争时派克旅少将旅长丹尼斯·派克爵士的侄女。就象众所周知、或者应当知道的那样，十七世纪时，派克家与诺森巴兰的珀西家在爱尔兰分枝的后代、巴林寺的玛丽·珀西联姻。

“在那个木柜里——请别打断我的话——有六百年来我们家的系谱，开头的是第六代男爵亨利·珀西与亨利第三的侄女埃莉诺的婚姻。”

可是，对于依靠查尔斯的二百二十英镑年工资生活的夫妇来说，门第没什么用处。家庭人口日增，贫困随之加剧。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你说她生的孩子和别的孩子一样，玛丽特别生气”），以后接着又生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年轻的丈夫在建筑工程部努力工作——他既是职员、建筑师，又参加实际的建筑工作——但他似乎从来没有靠画画另外挣过多少钱。查尔斯·道尔宁愿把画送人，也不愿由于说卖画而使他的朋友们感觉受到难忍的侮辱。即使一个伦敦的编辑在接受并采用了一张速写画之后几个月不付酬，查尔斯也宁愿把这事整个忘掉而决不去催讨。

他装出用幽默感对待这一切的模样。但是，当有人要在伦敦的政府机构中给他谋职时，他在给姐姐安妮特的信中倾诉了他的真正的感情。

“我最害怕的事，”他说，“就是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受一群假行家的驱使。他们肯定不懂、而可能嘲笑所有的建筑理论，还有这里的工人们使用的技术名词——工人们认为‘brick’是个未知量。会计主任的办公室简直让我不能忍受。如果目前这个空出的职位需要做的是写文章和建筑方面的工作，能让我不受任何干扰地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完，那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

跟着，查尔斯还不大切合实际地说，为了得到他需要的钱，他一直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就是出国到澳大利亚去挖金子。那是要从世界上逃避出去，他一辈子也没有离开爱丁堡。

最要命的情况就是伦敦的朋友们、穿着细呢衣服和浆过的衬衣的哥哥狄克、或者满头白发、面目慈祥的萨克莱上门看望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大家都得拼命假装没看出房子又破又旧，而沙发也是塌陷不平的；当然他们自己就尤其不能露出真情了。查尔斯看着玛丽端上晚餐时强咽屈辱的样子，真觉得凄惨。然而，可能她还象他那么在意。因为，她除了是凯瑟琳·派克的女儿之外，还是里斯摩的福利家的一员——他们是有战斗性的爱尔兰人，决不为五斗米折腰。

查尔斯为她的健康担心。他抱怨说，有时候觉得好象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跑了。然而，她却连续经管了多处小住宅——奈尔逊街、皮卡迪街、赛恩尼斯山街、利伯顿河岸，又回到赛恩尼斯山街，而且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他们的儿子、她心中的偶像阿瑟在皮卡迪街出生，后